

重論文齋筆錄

重論文齋筆錄卷八

蕭山王端履輯

先君夕陽詩已錄於前

端履

彼時亦有擬作稿已散

失道光辛丑九月風雨連旬翦燭悶坐意有所觸復
成二律云焚罷爐香看罷花瞥驚遲日度窗紗曾含
涼影騰朝旭尙帶殘痕襯落霞畫角一聲催牧馬關
心幾點認寒鴉銀蟾指顧凝空碧遮莫貪停石徑車
杭州七載舊居停時趁斜曛醉綠醺金碧樓臺湖上
寺用吳梅梁詩意說已見前蕭疏楊柳驛邊亭舉頭容易杯邀月
彈指光陰鬢已星多事參軍誇俊逸當年詩稿久飄

重論文齋筆錄

卷八

零鮑綠飲先生著有夕陽詩一卷係袖珍刻本予幼時曾見於汪蘇潭處今無從訪覓矣

或議予畫角對關心容易對光陰爲非余曰此卽古人借對法也白樂天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已肇其端悟得此訣則句法圓動而無板重之病雖非詩家正宗然偶一爲之尙是無礙但不可時逞狡獪伎倆也若應制莊重等題斷非所宜耳詩有句通而理不可通者如朝鮮金靜江南春思云江南殘夢日慙慙愁逐年華夜夜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

江南二詩俱見梁晉竹兩般秋雨菴隨筆詩則佳矣但不知所謂江南

者指吾中土之江南耶抑彼國亦有江南耶如中土之江南則彼國遠隔重洋豈終身所能夢到譬如吾輩作詩而用彼國地望可乎不可乎詩人下筆往往失於檢點大率如此

今世神主末行類書孝某或男或承某其名重孫之類也奉祀其

義蓋有所本史記魯世家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刼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有後奉祀四字本連讀謂有後以奉祀也今左傳飾其文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

死且無後是左邱明但伸有後二字之義而奉祀之旨晦矣

論語忘其身以及其親荀子榮辱篇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注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端履案孟子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是論語親字專屬父母孟子之言正合孔子之旨

公羊莊公三十二年傳君親無將注亦云親父母也荀卿於

親外別出戚字似泛指六親六戚言矣

六親見賈子新語六衛篇

六戚見呂
覺論人篇

世傳化州橘樹乃仙人羅辨種於石龍腹上其九株
相去數武以近龍井畧偏一株爲最并在州署大堂
左廊中龍口相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
味迴殊矣廣西江孝廉樹玉著橘紅辨謂橘小皮薄
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轉黃柚熟透纔轉黃間嘗坐臥
樹下細驗其枝葉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
飾其皮曰紅何也

嘉興錢文端公

陳羣

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

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爲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

家屏

作詩時蔣茗生太史

士銓

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餘姚黃晦木

其諱與先君同故不錄

圖書辨惑一卷與所著周

易象辭尋門餘論皆別本單行後因象辭目錄列此二書因附錄於其後象辭予不得見恭讀四庫全

書總目所載如釋剝六五貫魚引儀禮魚每鼎用十

五頭昏禮用十四頭其數多必貫援据精確非空談

義理者比易學辨惑文繁今錄自序一篇其大旨已

魏晉唐所定之書絕無言及於此者有宋圖學之派

出自陳圖南以爲養生馭氣之術託諸大易假借其

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說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與

易之爲道截然無所關合儒者得之始則援墨入儒

卒之因假卽真奉螟蛉爲高曾甘自屈其祖禰據朱

子發經筵進表宋易之陳氏亦猶漢之易學授受俱

鼻祖於田子裝田氏之學傳自聖門歷歷可數圖學

從來出自圖南則道家者流雜之大易遂使天下靡

然稱爲易老儒者極其崇奉并諱其所謂老專以易

歸之亦可畏也上古何嘗有圖但文字未備畫爲奇

耦示文字之造端爾陳氏不識古文古字誤以爲圖

也文周孔子文字大備始得暢其所言著之竹木而

義理昭然可觀皆所以闡發古文古字之幽隱破除

其艱澀以就夫坦夷讀十翼正所以明顯象爻辭象

明顯彖爻辭象正所以追測卦畫之古文古字也創
爲三圖而欲掩包犧已露之面目使天下後世重求
之晦冥蒙昧之途何殊却饕餮而以茹毛飲血爲至
味毀廬舍而以上巢下穴爲適安也秦焚詩書易獨
以卜筮得免若有圖亦宜不禁胡爲偏遜而孤行方
外秦漢之時雖有黃老之學亦只在民間豈有與世
間隔不通於學士大夫之理乎此皆據其偏辭無
能強伸者也非惑與可不辨與乃作圖學辨惑

卷末有其元姪孫璋跋一篇並錄之云先忠端公
冢嗣文孝公次立溪藤龕二公崇禎末皆負盛名
藝林稱三黃滄桑後息影邱園閉門却埽文孝公
承證人之緒講學東南海內至今迤演其澤藤龕
公有縮齋文集吉光片羽略見一斑惟立溪公憂
患學易論六書會通本草注二晦山樓詩集共若

千卷竹浦舊里洊經水火後嗣貧弱弗能廣其傳
憶璋踰冠時獻歲拜影堂過花園老屋數楹見遺
書一簾缺網夾板懸之梁間煤重塵積詢之則家
人曰已五六十一年於茲矣先人故物前此尙歲時
翻曬今則無復問者然自祖父相戒勿輕示人璋
固請竟無從一啟視然日以耿耿胸中多方購之
不可得蓋其家人別有億虞有不可以理曉譬者
甬上全謝山太史嘗舉及此則曰梁間之物若何
璋自慙無以應命丁丑公車北上旋游齊魯之郊
僕僕者七八年甲申夏旋里始知家人已誤付之

一炬爲扼腕者久之今春偶過武林晤汪丈槐塘
出圖學辨惑一卷示曰此君家故物也得之秀水
曝書亭中鈔釘整好其題簽亦係竹垞手書八分
璋拜受驚喜累日因告於荻林夫子卽以付剞劂
氏竊意立溪公經學湛深尤邃於易憂患學易論
大旨已採入竹垞經義攷此書特其一種旁及辨
證周子太極圖說立論斷斷祇求同於往聖不顧
異於先儒瀾翻水決擲露無餘鬼瑣墨守之徒見
而咋舌要其一縷心光證之義文周孔無不脗合
故雖厄於後嗣尙克守夫世族而微文大義弗絕

於今日也先高祖文孝公有易學象數論是書出
足以並垂天壤爲不朽之盛業則擅東南之美豈
僅虞氏一門也歟

孟子與鑽穴隙之類也王伯申尚書釋與爲語助

周語

其與能幾何

無意義

端履

案與當讀爲惟我與爾之

與之是也

詩小雅蓼莪我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

謂不由其道

與鑽穴隙是類

類即同

故趙注云是與鑽穴隙何異何

異正釋之類二字知與字之字俱不當作語助解孔

檢討

廣森

讀與爲歟屬上讀焦里堂

循

疑之字爲衍

文皆未審之訓爲是故耳

嘉慶甲戌杭州陸爾雅

堯春

小雅

以烜

父子同會試

中式

錢塘仁和兩縣例得通考故爾雅仁和籍小雅錢塘籍

故小雅盡呼通榜

爲年丈而通榜亦盡呼爾雅爲年丈余笑謂小雅曰
君曰前太吃虧而日後則太便宜小雅問故予曰君
之令郎則盡呼吾輩爲年丈矣吾輩子姪則盡呼君
爲年丈矣爾雅旋丁內艱未及廷對小雅曰家君
下科當補行殿試則丁丑通榜吾又當呼年丈矣
何吾年丈之多也予曰此則真吃虧事矣恐丁丑諸
公之子無呼君爲年丈者耳

爾雅丁丑殿試入翰林散館授江西某縣知縣生平

湛深經術爲錄存數篇 爾雅序篇說爾雅之有序
篇猶周易之序卦尙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
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
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
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上三句足見
邢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
漢志或卽合序篇而言也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
傳三篇爾雅者蓋卽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
陸氏釋文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
尼所增子夏所足以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

之詳矣似猶讀張揖表未審也 倉頡篇逸文考倉

頡篇說文所據於小學爲最古其書之不傳久矣近
孫淵如觀察刺取書傳得數千言其中若以凸爲出
之據廣韻躬躬爲躬躬之據廣雅鼯爲鼯之據論衡
鳶爲鵠之據說文麼爲磨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
皆非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尙須補錄如抒取出也見
詩生民釋文冕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燭火光銷
也見莊子肱篋篇釋文奸犯也見莊子天運篇釋文
橋正也見文選注十八炯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
曰奸在外曰宄見一切經音義一竅小孔也見一切

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年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謂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若揚音盈爲揚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脩盛鹽物池池爲今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索隱之盛鹽鼓器又偶有未檢者 州爲川誤證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熊九今本皆脫九字惟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竅生尾上號曰熊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白州縣以州爲竅故畢秋颿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

按春秋外傳周語云川氣之導也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文引李巡注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竅之爲川取義於此州則廣雅訓國訓官訓居訓殊訓浮釋名訓注韋註國語訓聚皆於竅義不合卽州譬也之訓見於廣雅釋親亦無意義可尋竊疑山海經之川字本不誤而爾雅經註及廣雅訓譬之州皆當爲川也又案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州亦疑作川九竅必原注其旁以釋九川者自後人羈入正文並誤川爲州於是王昶不審舉冀堯青齊之九州以實

之細繹上下文皆言人之生氣上通於天專指人身而言可以得解其誤當由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句九州下脫去五藏十二節五字亦衍九竅二字而下文又有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語遂致踏駁至此其實九野之名卽指九竅如五官之稱官耳若解作地之九州州可九亦可十二初非一定如九竅不可增損者義恐難通故王注亦謂九野應九藏而爲義不云九藏應九野而爲義不知於經文一爲字先已窒礙矣蓋野古作壘壘當爲圩古序字以形近而致譌也言其氣之相通則爲川言其

體之相次則爲序猶漢書古今人表之言九等序耳
參校羣書其義自見故書之以質世之精於考古者
大算袋魚卽望潮也其大者曰章舉亦曰章距俗以
爲秦始皇東巡棄算袋於水中化而爲魚羅願爾雅
翼以大算袋魚爲鰓之別名非也鰓之出以夏大算
袋魚之出以秋時旣不同種類亦判

見鮎埼亭集外編

張時徹攝生衆妙方十一卷目錄後有嘉靖四十一
年七月望日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姚一元右布政
使王遵校刊字時徹字維靜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官南京兵部尚書中有治體氣一方田螺

大者巴豆一箇

去設膽礬一豆麝香許少右將螺用水養三日去泥土揭

起螺磨入礬麝豆在螺內以線拴住放磁器內次日化成水凡用須五更時將藥水以手自抹在兩腋下不住手抹藥直待腹內欲行臟腑卻住手要揀深遠無人到處空地內去大便黑糞極臭是其驗也以厚土蓋之不可令人知如不盡再以藥水抹之又去大便次日用枯礬一兩蛤粉半兩樟腦錢一爲細末研勻每用少許擦之永去病根

孟子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趙注如耆炙之意豈在外耶是趙以在訓有與下章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同義

王伯申尚書曰也猶與也飲食亦在外也猶言飲食亦在外與與上章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同義

蔗蟲性極涼出痘險者可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如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姚秋芷

承憲

咏以一律云蘊隆連日賦蟲蟲

濁念寒漿解熱中佳境不須疑有蠹蔗生原可慶斯蠶似誰折節吟腰細愛彼衝花蜜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語一樽愁絕對蠻風

端履

案痘有寒熱虛實之分

蔗蟲用療熱證則可若虛寒者一概用之則鮮不僨事矣又杭人類言用活鴿割之覆於患者胸前謂可

以起漿此施之於寒證方效若熱證以此治之亦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可不慎哉

讀全謝山先聖前母祀典或問云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識者無不知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彼爲此語者始於檀弓檀弓之誣先聖及諸高弟不一而足而此爲甚且鄭康成之解亦與王肅異康成言先君喪出母是聖父出妻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是先聖出妻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是子思出妻而子思之母死於衛則以爲伯魚死而嫁是聖門四世三出一嫁亦不幸之甚矣王肅又變其

說謂聖父出妻卽子思所言先君子喪出母也伯魚出妻卽子思之母死於衛也子思出妻卽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也而於先聖之出妻則爲之泯其事乃後人之言又與康成王肅異謂子思所云先君子指伯魚是先聖出妻而伯魚子思亦皆出妻則聖父又幸免不特其事之誣妄又可見其說之倏移而上倏移而下初無定也

端履

案出母云者謂所出之母卽今

之所云生母也若被出之母則喪服明云出妻之子爲母蓋出之名夫可施之於妻子不忍加諸其母故變其文曰出妻之子爲母係夫言不係子言聖人緣

情制禮其不得稱爲出母明矣若所生之母則喪服
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
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指爲父後者言也又
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繚緣絕既葬除之此指
未爲父後者言也若孔氏喪出母與不喪出母則其
義有別蓋伯魚之母對子思言先君子是指伯魚而
言疏以爲謂孔子孔子之母徵
在未嘗被出且是繼室並非妾母後升於嫡故伯魚喪出母所謂道
隆則從而隆也子上之母不升于嫡故子上不喪出
母所謂道汙則從而汙也觀子思言爲伋也妻者是
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其義顯然

蓋子上之母於子思爲妾而不爲妻也然則子思之母死於衛何也曰子思嘗仕於衛死而遂奉其母以行故死於衛也猶今之迎養觀柳若之言與子思之答則非伯魚死而改嫁明矣

鄉先生某公論詩主溫柔敦厚素不喜庸腐說理之談嘗應乾隆己酉科鄉試詩題爲視履考祥公警聯云踏花春有信步月夜生香見者大駭而不知亦有所本明蘇子平衛咏繡鞋云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蘇繡鞋呼之但施之於賦得題斷非所宜耳

某公詩文並皆佳妙兼精岐黃之術其妻母八十壽辰公欲製幛介壽其妻弟辭曰

世事險巇毋甯斂迹未幾妻母患病公診其脈曰疾
尙可爲然非人參不可妻弟又曰人參難得真者及
卒公往唁之又答曰此關一生大數公大恚乃製一
聯輓之云靈素曾諳詎曰刀圭乏術奈仙草難尋世
緣久厭七日夜宛轉求生始信人亡歸大化文章我
事敢云祝嘏無辭乃冬桃未熟時事多違八十歲淒
涼度節至今厄酒愧東牀其妻弟不
知所謂懸諸楹間見者無不絕倒

錢唐梁山舟侍講 同書 乾隆丁卯舉於鄉至嘉慶丁

卯重遇鹿鳴盛典 恩加侍講學士銜公有紀恩詩

四章云姓名何意達 天閭白髮從新拜 寵光使

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燒尾

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齊

芳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糊公裳檢點煩

朋舊籃輦蕭疎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陽雖好
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 詔許
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 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
又領新班閬苑先天上謫仙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
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 聖虔前賢十度
賦嘉賓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叨加命服衰翁且
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一生養就
百年無用物要將歌詠答 昇平其云北枝今日不
齊芳者蓋公弟冲泉侍郎 敦書 亦以是科順天鄉試
中式早卒故也其云前賢十度賦嘉賓者謂康熙丁

卯周天相

丙子吳大燁

甲午范承式

癸巳錢宗堅

丁

酉趙世玉

雍正癸卯陳克鎬

巳酉吳嗣富

乙卯馮浩

浩

戊午顧光

范崇榮也

端履

案海寧周松靄大令春

亦以乾隆庚午科舉

人重赴嘉慶庚午科鹿鳴筵宴

欽賜六品頂帶

然龍鍾蹇澀不能成禮但伏地叩首而已不如學

士之精神矍鑠遠甚也

論語大哉堯之爲君也節孟子滕文公篇大哉堯之

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惟

天上無巍巍乎三字似論語涉上下節而衍耳白虎

通唐猶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蕩蕩正
釋堯之所以大若增巍巍字似兼高言而非專言大
矣故趙岐彼註云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
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漢書儒
林傳唯天爲大上亦無巍巍乎三字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
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家觀察某公皆以爲非
而釋介爲恃言恃江淮之險

端履

案爾雅釋山山夾

水澗夾字正釋澗字之義釋名云山夾水曰澗澗間
也言在兩山之間孟子梁惠王篇間於齊楚卽是界

於齊楚也然則年表言楚介江淮亦是間於江淮可知非恃江淮爲險矣

吾邑於京師向無會館士子會試者咸寄寓客邸旅費艱難居大不易道光辛卯湯敦甫尙書捐銀三千爲之倡率并糾集同志買屋於西河沿沈君青士經營締造落成尙書爲文以紀其事親書刻石以一本寄端履記曰吾蕭人文蔚起來試禮部者不下五十人邇無會館下車逆旅事雜言厯到稍稽輒人滿僦價益昂寒士苦之同人議築館久矣歲辛卯醵金集費買得西河沿房屋一區新其堅完葺其頽敝增其

不足整其規模沈君青士諳練工程實董斯役踰年落成凡用白金五千九百兩計東西兩院爲房四十五間又西偏二所房共二十四間出賃爲歲修費草創脩就屬當壬辰會試朱君桐軒以第二人及第爲吾邑未有之科名雖會逢其適乎亦吉事有祥也繼自今登鼎甲掇大魁者當不乏人後之君子尙同心保護隨時振興擴而充之理而董之俾桑梓公車永得寧宇是所厚望也夫捐助銜名銀數依捐到先後勒於碑陰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夏六月邑人湯金釗撰并書

予甲戌同年官浙江者道光辛丑年爲最多制府則

連平顏公

伯燾

藩司則鳳臺常公

恒昌

臬司則漢軍

蔣公

文慶

糧道則盧龍趙公

光祖

嘉湖道則益都宋

公

國經

台州知府則陸涼周公

師

然予未嘗通一刺

也憶當時榜下以知縣卽用者分發吾浙凡五人武

昌張君

邦棟

署吾邑篆

甌寧楊君

鶴書

保山范君

仕義

遵

義黎君

恂

右玉賈君

學閔

今已無二三人在矣又桐

城徐君

璈

以部屬改就知縣任台州臨海篆曾署吾

郡南郡通判事

嘉慶甲戌科運最盛先後官一二品大員者已有十

餘人壽陽祁公

寓藻

戶部尚書

南書房行走

滿州奎公

照

戶部尚書武威牛公

鑑

河南巡撫會稽吳公

傑

戶部

侍郎上元伍公

長華

廣東巡撫滿洲呈公

麟

內閣學

士泗州楊公

殿邦

山西布政使

後任太僕寺少卿

新建程公

懋采

安徽巡撫連平顏公

伯燾

閩浙總督諸城王公

璋慶

戶部侍郎安岳王公

炳瀛

倉場侍郎同安蘇公

廷玉

四川總督

後降四川臬司改授補大理寺少卿原品休致

孝感喬公

遷

山西布政使滿洲慶公

祿

某省布政使

現駐藏辦事大臣

鳳臺常公

恒昌

浙江布政使滿洲覺羅德公

厚

盛京

工部侍郎天門程公

德潤

甘肅布政使

徐侯齋

名析字昭法

真蹟世難多得予舊藏其山水小

幅筆墨圓潤而渾厚迴非時手所能摹擬自題詩云小橋流水接孤邨寂寂山家常閉門有客扶筇來剝啄披襟應共倒金尊近有以贗鼎求售者因出此幀較之奚啻霄壤之別

吾邑人家門戶當橋梁巷陌之衝則豎石碑書泰山石敢當五字以鎮之田易鄉談謂石敢當見史游急就篇顏師古注曰衛鄭周齊皆有石氏其後因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此則古名始於西漢五代史劉知遠爲晉押衙高祖與愍王議事知遠遣勇士石

敢袖椎侍晉祖以虞變敢與左右格鬪而死今立門首以爲保障似五代之石敢其云當者或謂惟石敢之勇可當其衝也然泰山之義未知何居端履案此當爲禳火而設非折衝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似泰山石敢當者謂其地有泰山之石能興雲雨敢當其災也臆見如此未知然否

道光辛丑靖逆將軍奕山等奏言廣東省城北面依粵秀山爲城舊有觀音殿俗呼爲觀音山士民瞻仰久彰靈感本年四月初三至初六等日暎夷攻城之

際據捉獲漢奸聲稱賊攻靖海門撲近城牆正欲開
炮烟霧中望見白衣神像立於城上遂不敢轟擊火
藥局在觀音山下貯藥三萬觔漢奸潛拋火彈火焰
衝起倘藥力發動全城灰燼當兵弁搶救之時居民
望見衣白女裝在屋上展袖拂火登時撲滅且夷匪
火箭如雨射入城內無一延燒所有火箭非入水塘
卽落空濶之處而夷匪方欲謀大砲向城施放而迅
雷暴雨瀉若傾盆衝沒漢奸及黑白夷數百名夷人
無不畏懼現在海氛旣熄省城安堵雖文武同心亦
神明之默助此皆仰賴 聖主洪福 德威遠播上

邀天佑百神效靈奴才等及軍民無不共深感戴爲

此不揣冒昧恭請 御書匾額供奉山巔以彰神貺

等因得 旨准行

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曲禮鄭注孔注暑

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端履案袗字

對下緇衣素衣黃衣而言謂裘必有裼絺綌則單服

而無裼也蓋裘之裼也見美也絺綌無美可見故不

必裼也說者謂服之有裼襲不以寒暑異節月令天

子始絺與始裘對文似絺制一準裘制故聘禮賈疏

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

等是賈以中衣爲裼衣鄭深衣目錄云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是中衣卽深衣也蓋春秋二時則止服中衣冬夏二時則以表葛表之於外裘則加裼焉不加裼則謂之表裘賈混中衣裼衣爲一見裘有裼衣遂謂絺綌之上有中衣是以深衣爲裼衣矣於春秋二時又爲裼衣矣竊疑絺綌旣單復之上加中衣則中衣又爲裼衣矣用何衣爲裼且內服袷衣外又加中衣亦非當暑所宜崔靈恩謂中衣加裘裘外加裼衣則中衣在裘內以裘準絺則中衣亦當在絺內必表而出謂必以絺綌爲表而內著中衣以防其見膚若入公門則仍加上服故禮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袷絺綌與表裘連言則此表字正指絺綌言朱註先著裏衣

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是也孟子被衽衣鼓琴史記作

絺衣衽衣言被則無裼可知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

歌南風正是當暑時事趙岐注以衽爲畫非詩衛風君子偕

老篇蒙彼絺綌承上其之展也爲文毛傳蒙覆也謂

以展衣覆絺綌非以絺綌蒙展衣也故箋申言展衣

夏則裏衣絺綌裏衣字正釋蒙字又云此以禮見于

君及賓客之盛服也似非見君與賓客則亦衽絺綌

矣朱子引以證必表而出誤也

檀弓子卯不樂註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

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端履案漢書

翼奉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

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

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與鄭異義

孟子封之也或曰放焉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

端履

案粲當是櫟字之誤左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說文作櫟是櫟卽放也上言封之下言櫟而不殊不殊謂不絕其封也故下文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詔蓋兼孟子二義而言顏注似誤

三十年前杭郡經術文章首推仁和汪漢郊

名家禧號選樓

居上實能融貫羣言而折衷於一是卽朔望書院課
試日能作制藝十餘篇而無一字雷同每篇屬稿甫
竣卽分授生徒繕錄而已居其殿迨交卷則漏下二
鼓矣先君嘗曰漢郊之才之學不可及也雖然吾憂
其無後耳或問其故先君曰漢郊第一篇文洋洋灑
灑動輒逾額功令每篇限七百字過卽爲逾額後則一篇短於一篇
至其已作不過四百餘字矣或以迫於時刻爲解先
君曰爲語漢郊善自愛惜無徒敝精神於無用之地
也後果如先君之言其所刻東里先生燼餘集先君
爲之叙曰仁和汪君漢郊之歿門人許玉年文學奉

其遺書以歸整比垂竟不戒於火越一年君友莊芝
階中翰搜采得文五十二篇編爲四卷名之曰燼餘
蓋幸其不盡湮沒而深惜其言之不盡傳也於是君
妻兄胡書農侍讀飲資以鏤諸板旣成謂某習知君
宜叙其端叙曰儒者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
行治人之謂事所以明著其行與事者存乎言言之
善者曰明體曰名家明體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
而取之左右逢其原此汪君立言之旨昔者以告某
者也君具通敏之材於學無所不窺而能識其大由
程朱之義理許鄭之故訓上溯劉子政董子賈生之

論譔以尋繹七十子之徒之緒言而求合於聖賢之道作爲文章思周乎物氣倍乎辭深肆浩博通於當世之務不屑分文析字繁言碎辭徇人以邀一時之譽其與人也虛中下氣歛然若不足至於論事得失學術是非閭閻侃侃未嘗少貶損自名公鉅卿文學之士下及村僮販豎知君名者莫不重其人與其言旣連應鄉試不中有司程度衣食於奔走歸而貧益甚佗僚病困歿而無子其精神所結撰又皆灰飛煙滅百不存一二遇至窮矣然使君致科第致富貴其所言度未有外於修己治人者而五十二篇之中大

畧具之學者因君之言推其所未及言以大闡其明
體名家之旨則君之言足以傳言傳而君之行與事
可以想見取數之多寡不必論也君志進取而守狷
潔處艱阨竭力以養順於親信於朋友先立乎其大
者若天假之年見道益深必能齊得失泯菀枯以馴
至於樂天知命之詣而受命不長未見其止此則可
爲長太息也君所著正氣遺愛先覺三堂祠志陳曼
生司馬嘗寫其副漢制考疏證意林翼王右軍帖注
皆不傳師其意而述之所望於爲君之學者

漢郊自有文集行世故祇錄其文一篇以存梗槩。

儒與二氏出入論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
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尙禮教是故儒高於九流
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家外
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旦氣萌鮮不幡然
悔悔思遁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非
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之曰
是亦可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
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
之其道亦不可易道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
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託之

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於老聃莊述老而宏誕不
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莊知莊
非老比矣漢武帝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
敦崇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黨錮蔚
然爲眞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
傳解聖籍儒道大昌循是弗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
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
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爲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彼
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其陋沿
及兩晉言經法者斥爲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

何之罪上通于天豈虛語與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於東漢盛於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佗傑而彼教之矯出者又先以清言自結於朝士外如支恭明衛道安輩或覃思構精廣爲翻譯石勒苻堅諸僭國又爲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徧於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於六經數十倍其侵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典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說行流爲神仙如真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釋氏者言施捨盛莊嚴震以禍福麤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

鄭躬著去佛齋說似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固釋氏
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
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能動衆也終唐之
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
旁及北宋穆脩受學華山邵子闡之易分先後天通
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
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
也惜後二陸提唱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
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拯之以
實論說經典章明禮教雖少歲言靜坐言警悟晚歲

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弊論者或摭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蹈禪機嗚呼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僞學之禁宋爲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昧昧歟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以

不墜歟

漢郊詩不多作故絕無存者僅得其蠶詞二絕錄之
相燈低照緒參差恰好吳蠶上箔時舊穀尙存新麥
熟莫愁二月賣新絲也有春風到薜蘿城中人莫笑
山阿綺羅輸與茅簷樂女伴桑陰互唱歌

說文鼠部鼯鼠文鼠也從鼠冬聲案爾雅釋獸曰鼯
鼠豹文鼯鼠郭景純以豹文屬下讀云鼠文采如豹
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至
文選注藝文類聚皆引竇氏家傳載此事系之光武
時竇攸以豹文爲鼯鼠則同惟唐書盧若虛傳云時

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職方辛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盡驚金壇段大令玉裁曰他人讀爾雅皆豹文鼯鼠爲句終軍實攸辛怡諫從之許讀爾雅鼯鼠豹文爲句盧若虛從之其是非訖難定也說文有鼯無鼯疑爾雅六字爲一物

說文鼠部鼯鼠出丁零胡皮可作裘段大令玉裁按

魏志注引魏略云丁零國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

皮王伯申引之曰昆子卽鼯子也後漢書鮮卑傳鮮

卑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輒天下以爲名裘按今俗語

通曰灰鼠聲之轉也如揮輦皆本軍聲端履按爾雅
鼯鼠郭云未詳分軍聲相近疑鼯鼠卽鼯鼠也凡從
分得聲之字皆有相半之義灰鼠背微青而腹白故
謂之鼯軍灰皆分之轉聲也

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
紀夏禹名曰文命似放勳上當亦有名曰二字傳寫
者奪之耳上文帝嘗取陳鋒氏生放勳娶姬訾氏女
生摯摯既是名則放勳亦是堯名可知太平御覽引
尚書中候運行曰帝堯刻璧東沈于雒書天子臣放
勳德薄施行不元白虎通節引其文天子於天猶臣

之於君子之於父其云臣放勛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之義也

孟子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王懷祖念孫曰豈以爲其以爲也也與邪同夷子以薄喪之道爲貴非其道則不貴之矣故曰非是而不貴是字正指薄葬而言言夷子思以薄葬之道易天下其以爲非此則不貴耶然則厚葬者夷子之所不貴而夷子乃厚葬其親則是以所不貴者事親也故下文曰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趙注曰夷子豈肯

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於語意不合

端履

案此說

焦里堂

循

孟子正義不錄以與趙注違異故也又趙

注以如使釋然而義亦未安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非疑而未定之詞夷子葬其親厚是夷子實厚葬其親故朱子亦云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趙註以厚葬爲孟子設言故下不得不增如其薄也一層便增益孟子語矣

漢西嶽華山碑毀於明嘉靖時世間舊拓僅存三本

一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卽華陰王山史所藏本

是本

明萬歷時藏陝西東雲駒肇商雲雛蔭商兄弟家後歸武平郭允伯家昌允伯重裝之天啟元年一時名

流書跋者十餘人國朝華陰王山史字無異名宏
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康熙間在淮安張
力臣昭家甲申年陳香泉在揚州周確齋儀處獲觀
言乾隆初在上海凌侍郎如煥家乾隆三十一年上
海黃星槎與凌為鄉親遂得之後一在成親王詒晉
七年歸大興朱竹君學士筠家
齋中即商邱宋牧仲所藏本是本明季長垣王文蓀
斯鐸為親家冊首有覺斯題跋康熙三十八年歸商
邱宋漫堂學朱竹垞跋所謂驚心動魄者繼歸商邱
陳氏嘉慶二年歸兩本皆已剪裱成冊一在揚州阮
成親王詒晉齋中
相國師小琅嬛仙館是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
林祖望後歸范氏天一閣嘉慶間嘉定錢太學東壁
為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
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於印氏此本單紙未裱整碑
十二年丁卯乃歸於阮相國師此本單紙未裱整碑
完全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額間

有唐太和間李衛公題名二段碑內空處又有宋元
豐間題名一段皆他本所無尤爲希世之寶相國師
裝成立軸與秦泰山碑同貯一匣而系之以詩曰太
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仙人染作延熹碑
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一冊歸商邱但損偏旁最完
善華陰東郭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我今快得四
明本玉軸綈囊示尊顯豐全范錢三百年入我樓中
伴文選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闢空展渾金璞
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翦唐宗題字皆分明衛公
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十二行波磔毫釐盡能辨一

字一朶青蓮花玉女翻盆黑雲軟已已募鐫向北湖
市石察書書佐遺湖邊更刻泰山碑嶽色雙雙照人
眼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
所宜之木謹案古文論語作問社今文論語作問主

鄭讀從古而注云主田主謂社也

見釋文

蓋鄭以何休

誤以主爲廟主

何休公羊文二年解詁云夏后氏以

見容貌而事之主

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

主地正之義也

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義也

故云主田主又恐人誤以田主爲作主故云謂社也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

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彼注云田主田神

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

栢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其

說蓋本之馬融續漢書祭祀志引馬融周禮注云王

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又於周禮小

宗伯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是鄭意樹木以爲田

主使后土田正得所憑依復用石作主以爲祀正與

論語互相發明說文示部社地主也春秋傳其工之

子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

是許亦與鄭同義故於五經異義曰見太平御覽禮儀部所引論

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以夏后氏以松夏人都
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亳宜栢也周人以栗
周人都豐鎬宜栗也雖其說小異但云宜則是樹木
而非作主作主當取木之義不必論土之所宜也祭
正義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
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
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蓋許著異義多從公
羊此雖從周禮而駁公羊但不敢
繼斥作主之誤故致自相違異
白虎通曰社稷所
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見敬之卽使民戰栗之
義所以表有功也五經通義云社皆有垣無屋樹其
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

也皆言樹木而不言作主則非以松栢栗作主明矣
詩大雅下武應侯順德毛傳應當侯維也端履案水
經潢水篇注潢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
詩所謂應侯順德也是酈善長以應爲國名與毛異
義或是三家詩說

按左僖二十四年傳邲晉應韓武之穆也下武詩
序言武王聖德繼文而作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安
得應侯先已就封豈三家詩說以下武篇非爲武
王而作如關雎興刺之類歟

又按路史國名紀應汲古文云商時國寰宇記云

故城邾城東南四十里故殷之應國豈所謂應侯者指殷之故國言歟

又按汲古閣本杜預左傳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大誤城父卽今河南汝州靈寶縣地晉時名父

城不名城父且屬襄城郡不屬襄陽

高小農應松仁和學生一

日唱保訖學使忽詢其三代脚色對言生父某曾在山東城武縣典史學使笑曰想是武城汝誤倒耳高曰論語子之武城孟子曾子居武城則各武城至生父所任之縣實是城武屬曹州府管轄學使慙而不復再問正是毛本失於校正抑宋元與城父父城相類舊刻沿譌至今或實係元凱舛誤均未可知也